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走馬春秋 第十四回 樂毅被困胭脂陣 叔陽演法迷魂坑

詩曰：三年謫宦此棲遲，萬古惟留楚客悲。
秋草獨尋人去後，寒林空見日斜時。
漢王有道恩猶薄，湘水無情弔豈知。
寂寂江山搖落處，憐君何事到天涯。

話說樂毅聞得姜豹威指名要戰，心中大怒。即時披掛，帶領八員偏將，五百精兵，著石秉軍前掠陣。三聲炮響，齊出營門。樂毅元帥一馬當先，飛到陣前。姜豹威催馬上前，用刀一指，高聲大喝：「樂毅村夫慢來，我在此久等多時了。」樂毅一見豹威，大笑道：「殺不盡的丑賊，你本是敗軍之將，還敢來耀武揚威。聽我良言，早早開關投順，不失一官半職，保全你家室良賤，免得項下食刀。若不從，打破高關，玉石俱焚，那時悔之晚矣。」姜帥聞言，微微冷笑道：「好村夫，休誇海口，慢發大言，本帥在此北門之外，擺下一坐小小的陣勢，若是你打開，本帥下馬歸降。如若進了陣，闖不出來，要你目下頃生眼前。」樂毅聞言大笑道：「不是本帥誇口，我也曾在高山學習黃石公三略、呂望六韜，兵書戰策，運籌帷幄，決勝千里，有鬼神不測之機，無般不曉，那陣不知。諒你井底之蛙，所見者小，籠中之鳥，飛也不得高。既然擺下陣圖，我豈有不識之理。你且退兵，待我看來。」姜豹威聞言，轉馬到了陣前。樂毅催馬，緊行數里。抬頭觀看，只見旗幡招展，煙霧騰騰，心中暗想：「這北門之外，一片荒郊，那裡有什麼陣勢，不過是五方插五根認軍旗，按青黃赤白黑，東西南北中四下埋伏些人馬，誑將進去，四下伏兵齊起，將我困在垓心，首尾不能相顧，這就是陣了麼？」想罷，哈哈大笑道：「好醜賊，料你這等陣圖，只好哄別人，怎能哄得過我。此陣勢縱有千百，吾何懼哉。」言罷，催馬掄刀，殺衝過來。姜帥舉刀相迎，戰殺未上三合，回馬往下敗走。樂毅心中自思：「我若不趕，反被他人恥笑，如趕去，又怕誤中牢籠。罷了，大丈夫生而何歡，死而何懼。這賊定是四下埋伏些人馬。不入虎穴，焉得成功。」想罷，一拍馬，高聲大喝道：「你這丑賊，往那裡走。」務要趕上擒拿，一催馬追入陣來。看見一隊軍漢，張弓搭箭，手執火繩，樂毅想道：「料必是埋伏之兵，那個坑就是陷馬坑，必然還有絆馬索。」遠望姜豹威還在前面走，「他走得，難道我就走不得，我順著他馬蹄跟著走，怕甚麼絆馬索陷入坑。」復又加鞭催馬往前，闖進陣中。不言樂毅入了迷魂陣。

且說石秉觀看元帥追趕齊將，並不見下落，就驚起來：「萬一身入重地，為害不小。」把槍往後一招：「大小偏將，五百軍兵，都隨我進來，接濟元帥要緊。」方要伸馬，只聽得大炮連天響亮，四下喊聲如雷，旌旗蔽日，甲冑如林，一擁圍裹上來。此時石秉被齊兵圍困，他也顧不得元帥了。抖擻精神，指東殺西，指南殺北，收了敗殘人馬，回營查點軍兵，八員偏將死了一半，五百精兵剩了九十三騎。石秉悶悶不樂，命中軍打聽元帥消息，存亡下落，這話不講。

說得是樂毅，催馬追下，轉眼之間不見了姜豹威。但見馬前陰風陣陣，冷霧森森，黑風迷漫，難分路徑。忙把徵勒住，左右觀看。耳朵中聽得炮響連天，叫聲不絕，心中暗想：「不好了，炮響定有埋伏之兵。」守候半刻，並無一人一騎上來。狐疑不定：「不知匹夫逃在何處？我在此無為，不如回營再作道理。」正想兜馬轉身，只見黑煙滾滾，四面八方都是火燄沖天，不能上前進退後，只得緊緊困在當心。不覺仰天長歎：「想我樂毅逞能，誤中丑賊之計，必然死於此地矣。」正在悔恨之時，忽聽得背後有人大笑，「好村夫，你也怎麼怕死，悔也無益，難道你悔恨就不燒死了。」樂毅正然傷感，一聞此言，扭頸回頭，看見豹威在馬後恥笑於他，不覺心中發怒，竅內生煙：「呵，好醜賊，怎敢恥笑本帥。大丈夫生而何歡，死而何懼，料我此時不能出去，務要與你見個高下。」說罷，圈轉陣前，掄刀追趕姜帥。見他一抖絲韁，拖刀敗走。樂毅看見四面八方，都是煙火，正中間無火，是一塊清涼之處，且避一避火也好。一催馬趕將上來，到了中央戊己土，那姜帥倏忽又不見了。樂毅四面觀看，只見當中有一座土台，台上豎一皂旗。遠觀不審，近看分明。催馬來至台前，只見台上頭懸一面篆字金牌，中間有「攝魂幡」三個大字，牌旁邊有一行小字，上寫著「樂毅到此，化作飛灰。」看罷言詞，心中大怒，便欲提刀縱身劈牌。妖仙在台上看得明白，念動真言咒語，撒一把黑豆，打了一碗狗血下來，樂毅把頭一低，說聲：「不好。」一陣昏迷，栽於馬下。覺得眼前發黑，腥風陣陣，忙睜虎目，看見一班美女，個個著綠穿紅，齊整不過，手裡拿著一把扇子，叫著自己的名字，回一聲，搨一下，下面個個都露出白鬆鬆的兩塊肉，黑叢叢的一撮毛，紅亮亮的一道線兒，消魂喪魄的一件東西。樂毅見了，遍體酥麻，渾身發軟，卻被眾女人一擁，齊來纏到陷魂坑邊。心迷意亂，七情無主，真魂就出了竅。飛天魍魎看見，把兩脅下肉翅騰開，身上黑毛亂乍，張開血盆大口，鋼牙利爪，一雙怪眼比銅鈴還大，竟奔樂毅。樂毅一看，嚇得三魂飄蕩，站立不住，咕咚跌下陷魂坑，昏迷在地，被這怪物趕上去，把真魂抓住，打在胭脂陣中。三日之後，就要化為輕灰而散，這且不提。

且說樂藍山四明洞真人黃伯陽老祖，在洞中打坐，正唸黃庭經，偶然一陣心血來潮，就把經本合上，瞑目定神自思：「我出家人萬慮皆空，一塵不染，為何忽然心血來潮，六神不定？必有緣故。」連忙袖占一課，早知其情，心中嗟歎，原來樂毅困在胭脂陣中。師徒一場，焉能見死不救。吩咐童兒：「快請二爺。」童兒領命，就將黃叔陽請上三清殿，見了老祖，挨次坐下。叔陽問道：「不知兄長呼喚，有何見諭？」伯陽道：「賢弟有所不知，只因樂毅兵伐東齊，在鄒平關大戰，卻被玉面真人困在胭脂陣，三日之後，性命難保。我念師徒之情，豈忍見死不救。賢弟即宜下山，代我一行如何？」黃叔陽站將起來，說道：「兄長放心，既然師姪有難，愚弟下山走走。」伯陽道：「他那陣有個陷魂坑，坑裡頭有個聚魂瓶，瓶裡裝著樂毅的真魂，我與你一件法寶，帶進陣去，打破妖瓶，方救得這孽障真魂入竅。再與你煉魂丹一粒，與孽障吃了，精神復舊，不損元陽。」說畢，將法寶與仙丹取出，交與叔陽收下。叔陽告辭起身，入後洞帶了隨身法寶，轉上三清殿，拜別兄長，出了洞門。持杖跨鹿，一縷金光先起在空中。雲行迅速，已到了鄒平關南門之外，推雲散霧，落將下來，步至燕營，令軍校傳報：「就說樂藍山四明洞黃叔陽到此。」軍校聞言，飛報中軍。石秉聞知，喜從天降：「原來二祖師到了。」吩咐大開營門，同著一班戰將迎接出來。石秉當先，搶行幾步，到老祖跟前雙膝跪倒：「徒孫接駕來遲，在此請罪。」老祖把仙腕一擺，說聲起來。石秉同眾將叩頭，站將起來。老道下了梅花鹿，來至中軍大帳，秉正坐下。石秉同眾將參見已畢，侍立兩旁。老祖開言道：「樂毅進陣幾時了？」石秉道：「昨日午時進陣，至今午時准了一日了，不知師傅下落存亡。」老祖道：「你這孽障在睡夢裡，還不知道你師父的下落，我說與你知道罷。你師父已困在胭脂陣中，三魂無主，七魄悠悠，命在頃刻了。」石秉道：「這胭脂陣有多少人馬，困得我師父魄散魂飛。」老祖笑道：「你不知道這胭脂陣利害。此陣並無兵馬，止用數名美女眼睛，光手持青絲，無論英雄好漢，入他陣中，不知不覺被他勾魂攝魄，自然真魂出竅，遂落迷魂坑中。過了三日，性命難保。」石秉聞言，叩頭痛哭：「懇乞老祖搭救徒孫的師父一命。」

叔陽道：「起來，不必悲傷，雖然你師父失陷在陣中，還未曾損軀，還好解救。如今是第二日了，還虧我來得快，你去營外正東向南之處，搭一座法台，台高二丈六尺，按週天之數，寬二丈四尺，按二十四氣，台上按東西南北豎一面杏黃旗，旗腳下擺設香案，預備白芨、硃砂、新筆、黃紙伺候。外用水缸四支，安放四門，旗內缸內滿貯清水，插柳枝一根，待三更天行事，你可點齊大小偏將，各領精兵一千，聽雷響為號，只見陣內八方煙滅火消，各按方向殺進陣中接應。你可帶領雄兵三千，只取他中央戊己土。那法台前有陷魂坑，坑裡頭有你師父的肉體，恐妖仙著急了毒手，你可用心在意，搶出陣來，不可違誤。」石秉答應，謹遵法旨，退將下去。吩咐旗牌樂台預備，鎮物伺候，分派正副偏將大小將官，各領精兵，前往陣前左右埋伏，只等五更行事。石秉調遣已畢，復至中軍繳令。

天色已晚，擺上素齋用過。只見明月當空，天交三鼓，老祖道：「是時候了，你可跟我上台行事。」石秉答應，將梅花鹿帶到，老祖上騎，石秉上馬，提槍同出大營，至法台前下了腳力，吩咐：「賢徒孫在此靜候，不可仰視。」言罷縱身上台，披髮仗

劍，念動真言咒語，七字靈文，將令牌連敲四下。只見烏雲滾滾，四海龍王齊集台前，控背躬身，口尊：「法官在上，令小龍那方使用？」老祖道：「無事不敢冒瀆尊神，今有妖仙擺下胭脂陣，陣內四門皆有火坑，借仗眾位龍王，按四方行雨，澆滅凡火，以便兵馬進陣，不許違命。」四海龍王尊令去了，老祖將旗角下的水缸，用柳枝攪了三攪，化一道靈符，放在水中。柳枝沾水，望四面八方連灑三次，念動驅雷咒，將令牌敲動，只見隱隱雷聲，陰雲四起，閃電交加，來了一位雷神。手執金鞭，金面三目，率領一班部下，手舉錘鑿，腳踏金鼓，齊站台前，口尊「道祖呼喚雷神，何處差使？」叔陽道：「無事不敢奉請尊神，今有玉面妖仙，殺害陰魂，擺下胭脂陣，將樂毅迷困。借仗尊神，至他陣中央，先施雷鞭閃電，震攝一遍，使陰魂妖霧消除洗滅，後使神威擊散冤魂，轟倒法台，以便搭救樂毅出陣，不得遲誤。」雷神謹遵法旨，率領部下去了。老祖請神已畢，挽發簪冠，下了法台。石乘連忙帶了梅花鹿，同歸大帳。

天交四鼓，老祖同石乘帶了人馬，到鄒平關北門之外觀看，只見四面八方，黑煙滾滾，烈火騰騰，老祖掐訣迭印，仰面朝天，用手一指：「四海龍王還不行雨，更待何時。」言未盡，只見東海龍王探爪，西海龍王噴水，北海龍王眨眼，南海龍王抖鱗，四海龍王各逞手段，霎時間烏雲密布，滔滔大雨，尤如傾盆，即時煙消火滅。那雷祖率領部下，大逞威風，雷鞭晃動，霹靂交加，嚇得冤魂星散，魍魎潛蹤。石乘一見大喜，忙施信炮，先時埋伏大小燕將，一個個帶領部下，齊撒龍駒，殺進胭脂陣來。石乘一馬當先，黃叔陽催鹿，忙奔陣中，且按不表。

且說玉面妖仙，同著姜豹威正在關中議論軍情，只聽見胭脂陣中煙消火滅，不覺衝衝大怒：「誰人膽大，破我玄機，定要和他見個高下。」連忙催開梅花鹿，闖入陣來。頂頭就看見黃叔陽在陣中驅遣五雷，把陰魂台推倒。妖仙心中大怒，高聲大喝：「那裡來的潑道，怎敢膽大欺心，擅破吾陣，快通名來。」叔陽答道：「我非別人，乃是樂藍山四明洞黃伯陽老祖之弟，黃叔陽便是，你不知樂毅乃吾兄長的門徒，你擅便動手，將他打入陣中。吾兄在山那有不知的，他知道豈有不惱的，一惱之間，差我下山破陣。你知我的利害，只該遠避藏形，還保全本來面目，反敢耀武揚威，寧不枉送性命。」妖仙聞言大怒：「好野道，怎敢擅發大言，氣殺我也。」掄開寶劍，照頭就劈。叔陽用茶條杖架開，搭上手就戰了十餘合，不分勝負。不言二仙大戰，且說姜豹威見玉面真人催鹿進陣，他也催開腳力跟進陣中來，只見四面八方，燕將亂撒微駒，臨淄的人馬不能抵擋，殺得大敗虧輸。姜帥著了忙，復身出陣，止望上四關調取救兵。石乘當先攔住，大喝：「丑賊休走！」一槍對正心窩刺來。姜帥提刀急還，二人大戰，各懷怒氣，死命相持，有二十回合，四十個照面。只因姜豹威見陣圖已破，無心戀戰，虛砍一刀，往下敗走。石乘不捨，緊緊追來。

玉面真人正和老祖動手，只見姜豹威敗入陣來，燕邦勢大，人馬一齊擁來。玉面真人著急，將手中蛟龍劍連晃了三晃，口中唵唵有詞，喝一聲疾，只見劍尖上捲起一道紅光，飛繞十條火燄，競奔了叔陽老祖。老祖大怒道：「好妖仙，敢用這妖術傷我。」就將茶條杖也擺了一擺，吹口仙氣，杖頭上捲起一陣狂風，把妖仙劍上火燄倒轉回去。妖仙一聲怪叫：「好野道，你怎敢破吾法寶。」心中惱怒，仗劍催鹿迎頭就砍。老祖執杖相迎，一面招架，一面口念真言，用茶條杖空中一指，大喝「妖仙休得逞強，我已經請得五雷神來了。」言猶來了，只聽見四方雷聲亂響，震動天地，風婆忙抖風袋，雷母執鏡在後，一擁齊奔妖仙。玉面真人見五雷響動，膽喪魂飛，虛砍一劍，催鹿要走。只聽見空中霹靂一聲，把個玉面真人轟死在地，他現了原形，是一個玉面狐狸。姜豹威被石乘追來，仍然接戰。忽聽得一聲雷響，嚇得他撞下馬來，被石乘一槍刺死。胭脂陣中，一陣雷聲，陰氣全消，叔陽老祖同石乘來至陷魂坑，將樂毅扶將起來。只見他面目焦黃，雙睛緊閉。叔陽道：「這陷魂坑中有個聚魂瓶，是你師傅的真魂在內，你可取上來，我好收魂入竅。」石乘即到陷魂坑中，果然看見小小的一個瓶兒，提將起來，送至老祖的面前。叔陽將伯陽與他的一粒煉魂丹拿在手中，令人撬開樂毅牙關，用無根水灌下，把破魂神針托在掌上，念動真言，對準聚魂瓶打去，噹啷一聲，打得粉碎。那樂毅的真魂往上就起，老祖用仙袍卷住，送入竅中。樂毅真魂復體，又吃了煉魂丹，復舊如初。一睜眼見了老祖，便倒身下拜，尊一聲：「師叔打那裡來？」老祖就把伯陽老祖打發下山，大破胭脂陣的話說了一遍。樂毅道：「弟子當時進陣也不知這等利害，只聞到一陣腥氣，來了無數的佳人，穿紅著綠，搽脂抹粉，把弟子纏住了，如醉如癡一般。若非師父相救，弟子決死無疑。」叔陽道：「此乃妖仙擺下的一心迷魂胭脂陣，莫說是你，古今的豪傑進了此陣，那個不怕。不是我遣五雷轟散冤魂，焉能得脫。」樂毅叩頭，謝過老祖救命之恩。叔陽道：「如今妖仙已除，姜豹威已死，高關垂手可得，臨淄破在目前。你且回營歇息，貧道就此歸山。」樂毅道：「請師叔在營中寬住幾日，以盡弟手之情。」叔陽道：「有你的師父在山盼望，不便久停。」吩咐帶腳力過來，飛上了梅花鹿，一道金光，起在空中，冉冉而去。

樂毅叩頭送畢，回轉大營，升帳坐下，眾將俱來問安。樂毅對石乘道：「兵貴神速，今姜豹威已死，關內無主，可連夜攻關，不可遲誤。」傳令大小三軍，遵了號令，結束停當。石乘一馬當先，樂毅大喜，催動大隊進了高關，來至帥府坐下，惱恨姜豹威擺陣之仇，將他舉家良賤大小三百餘口盡行抄滅，打開府庫，犒賞三軍，出榜安民，殺牛宰馬，大排筵宴賀功。至次日升座，眾將上帳參見，分列兩旁。樂毅開言道：「東齊五關，今破其三，尚有章邱、歷城未服，兩關主將前在法馬嶺已誅。事不宜遲，若得了這兩關，就相離臨淄不遠了。傳令排開大隊，就此啟行。」三軍領命，撥寨起行，一路浩浩蕩蕩，已經過了法馬嶺，前哨飛報：「今有章邱，歷城兩關文職，帶有冊籍，協同百姓特來迎接，乞令定奪。」樂毅傳令，紮下行營，令兩關文官進見。不一刻只見文官捧戶口民冊，百姓拈香，俯伏帳前。樂毅大喜道：「你等官民起來，既知天命，來降本帥，官復原職。傳令偏將二員，各領精兵三千，協同文武鎮守二關，出榜安民，不許侵擾百姓。」樂元帥囑畢，吩咐大兵不須停留，直往臨淄。